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宁冈丛书之一

井冈山大合师

许春华◎著



大众文库出版社

井冈大会师

许春华 编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地：北京·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印制地：长沙·湖南长沙印刷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冈大会师/许春华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7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宁冈丛书;1)

ISBN 7-80094-534-0

I. 井…

II. 许…

III. ①现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②井冈大会师(1928) - 史料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4231 号

井冈大会师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39 千字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引言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

岁月的流逝，风雨的冲刷，多少往事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但是，华夏神州将永远不会忘记那悲惨、耻辱的年代。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的铁蹄相继踏进了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百多年来，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直至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拼搏，却一次次的失败了。神州大地依然是黑夜沉沉，依然是处处血雨腥风，人们在痛苦和血泊中大声疾呼：“哪里是边，哪里是岸？路在何方……”

这时，东方亮起了一颗闪亮的星，中华民族希望之星——中国共产党。人们又从血泊里站了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战斗了！于是，有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湘南暴动、平江起义……

从湘江边上走来的农民儿子毛泽东，挽狂澜于既倒，救革命于垂危，毅然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

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队伍，也来到了宁冈，实现了“朱毛”在井冈山的伟大会师。

还有彭德怀和滕代远，从湖南平江冲出，率领红五军上了井冈山，在宁冈与“朱毛”胜利会师。

“朱毛”两位历史巨人的握手，开始了人民军队的崭新历程，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篇章……

目 录

引言	(1)
一、南下广东	(1)
1. 风云突变	(1)
2. 子夜枪声	(7)
3. 挥师南下	(13)
二、引兵井冈	(17)
1. 秋收暴动	(17)
2. 转兵南进	(24)
3. 血洒芦溪	(28)
4. 决意上山	(32)
5. 润芝来信	(36)
6. 三湾接头	(43)
7. 别有洞天	(48)
8. 古城决策	(55)
9. “鸿门宴”席	(58)
10. 会合袁、王	(63)

· 茅坪安家	(63)
· 欢迎毛委员	(67)
三、辗转赣南	(71)
1. 激战三河坝	(71)
2. 艰苦转战	(76)
3. 飞来佳音	(83)
4. 借助故友	(85)
四、互取联络	(90)
1. 长工受命	(90)
2. 巧遇“副官”	(93)
3. 湘粤觅踪	(95)
五、转战上山	(100)
1. 湘南举旗暴动	(100)
· 智取宜章城	(100)
· 痛击许克祥	(102)
· 烈火遍湘南	(105)
2. 平息“反白事件”	(107)
3. 风雨德盛楼	(111)
4. 分兵撤离湘南	(116)
5. 两地在流血	(120)
6. 会合陈毅所部	(123)
7. 彭公庙会上	(127)
六、龙市会师	(130)
1. 朱、陈合路并进	(130)

2. “梭镖营”汇合一团	(133)
3. 丢掉流亡政府	(136)
4. 欢迎朱军长	(138)
5. 途中会见蔡协民	(142)
6. 会师龙市	(144)
7. 情倾龙江畔	(149)
8. 会师盛会	(153)
七、会师新城	(158)
1. 开赴平江	(158)
2. 严重时刻	(162)
3. 平江起义	(168)
4. 迂回上山	(171)
5. 途中接应	(176)
6. 新城会师	(179)
八、尾 声	(183)
附录一：井冈群星璀璨	(186)
附录二：会师后“朱毛红军”主力寻踪	(193)



（国民党军占领南京后，孙中山因病逝世。毛泽东和朱德、彭真、刘少奇、任弼时、陈毅等率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为主席，决定继续坚持北伐，并于1927年1月2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即“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议决案》）

一、南下广东

（1927年7月23日，毛泽东不辞而别，只身来到长沙，委派赵世炎、李立三、任弼时、王首道等去武汉，同中共湖北省委一起，领导武汉工人运动，同时同张国焘、黄平、徐成章、贺龙、周逸群、叶挺、林彪、聂荣臻等共商北伐大计，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以期在工农群众中广泛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

（1927年7月25日，毛泽东同孙中山、黄平、徐成章、贺龙、周逸群、叶挺、林彪、聂荣臻等共商北伐大计，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以期在工农群众中广泛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

（1927年7月26日，毛泽东同孙中山、黄平、徐成章、贺龙、周逸群、叶挺、林彪、聂荣臻等共商北伐大计，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以期在工农群众中广泛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

1. 风云突变

1926年盛夏，是一个高温酷暑，七月流火的季节。铁流滚滚，挥师北上。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形势下，同仇敌忾，开始了北伐。在全国工农商学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下，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把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土崩瓦解。短短几个月便解放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真可谓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奋勇向前，所向无敌……

可是，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全国工农运动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向革命发动了猖狂进攻。

混进革命队伍的国民党右派总头目，是带着浓重江浙口音，从奉化走来的蒋介石。此人精明过人，是一个善于钻营的野心家。然而，当初他步入政治生涯的时候，却还是个很蹩脚的“斗士”。1914年初夏，在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中，他奉命在上



海发动起义，但未及行动即夭折，成了袁世凯的通缉对象；

1915年底，协助陈其美策动上海肇和之役，又以失败告终；

1916年6月，袁世凯指使凶手在上海法租界枪杀了他的挚友陈其美，令蒋介石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同年底，他奉命出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因锋芒毕露，事不饶人，为同僚所不容，上任13天即离辞；

1918年春，蒋任粤军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支队司令等职，又因与陈意见相左，加上在前线出师不利，便拂袖而去。

也许正是这数度沉浮和一连串的打击极大地丰富了蒋介石的斗争经验，从反面悟出了人生的道理。这时，天赐给了他两个良机。一是他的挚友，陈其美的推荐，结识了孙中山，取得了孙的信任。二是陈炯明的叛变，为他跃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提供了契机。如果没有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如果没有1922年那个极其重要的年头，他蒋介石也许走的是另一条路，或许成为类似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式的人物。历史不是假定，它只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

1922年6月16日，被孙中山称之为“可依靠”的“革命将领”陈炯明突然发动武装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在自卫队的掩护下脱险，登上了永丰舰，向在上海的蒋介石发出了呼唤。蒋接到孙中山的电令，求之不得，一方面对陈炯明专横跋扈、意在倒孙的阴谋表示愤慨；一方面心中窃喜，机遇千载难逢。蒋一向把陈视为与他争取孙中山宠信的对手。陈炯明身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之职，在广东的地位真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孙中山把他当作昔日的黄兴、陈其美，信赖有加。蒋早就贪婪地盯住了“总司令”的宝座。只要他姓陈的一倒台便可取而代之。为此，蒋介石大有慷慨赴难，义气凛然



的气势。接孙的电令后，于 6 月 20 日，由上海启程赴广州。孙中山看他如此忠诚赴难。立即任命他为反逆军事顾问，令他执掌永丰等 7 艘炮舰的指挥。蒋介石拿出一片忠心，竭尽全力掩护孙中山撤离，后由粤赴港，安全到达上海。

蒋介石的永丰舰“护驾”，为他生平的得意之作。从此，他平步青云，进入国民党的核心……

当大革命浪潮蓬勃发展时，刁钻的蒋介石，八面玲珑，继续以一个两面派面目出现，不到时候不露峥嵘。为骗取广大工农，增强自己实力的影响，表现出了一定的联俄容共姿态，一旦有机可乘，其反共活动便越演越烈。

1926 年 3 月，他在幕后阴谋导演了一幕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为他反共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预演。事后却一口否定，说自己与此事无关，并声称“我对共产党之精神是敬佩的。”时隔不到两个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借此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将共产党排挤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最终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集于一身。北伐开始，又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要职。

蒋介石一经登上了中国最高统帅的宝座，便加速了他的反革命步骤。首先派他的密友黄郛和北伐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徐桴两人赴沪找到了钱新元、陈光甫及虞洽卿等人，私下密谈，得到了这些江浙财团大老板的支持，暗地里达成了反革命协议。同时，蒋又向日本人频送秋波，向英法等国表示“友谊”，要求他们给予援助。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头面人物的许诺和支持下，腰板硬了。时机一到，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终于向北伐中共同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实行了血腥的反革命暴行：

1927 年 3 月 6 日，蒋介石密令其亲信倪弼在江西赣州枪



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15日，蒋介石唆使其爪牙段锡朋、周厉生等用武力解散了拥护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

16日，蒋在九江授意一批特务流氓捣毁了市党部、市总工会，并跑到街上大喊：“打倒赤化分子！”“新军阀万岁！”

20日，蒋介石到达安庆，23日又制造了“安庆惨案”。为搜罗打手，蒋氏规定一个人发大洋10元，打伤一个发100元，打成重伤者就给1500元，流氓们大打出手，革命群众死伤几十人。

.....

这一笔笔血债引起了工农大众和共产党人的公愤。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于3月21日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顺利地进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江浙财团老巢——上海，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伟大壮举。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血腥大屠杀。

蒋介石于3月26日乘“楚友号”军舰抵达上海，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密谋策划之后，下达了“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

4月12日，当人们还在熟睡，这个罪恶的血腥恐怖终于降临到了上海人民头上。

凌晨，一批批身穿蓝色短衫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的青红帮流氓，全副武装从蒋氏的把兄弟杜月笙的公馆倾巢而出。他们冒充工人纠察队向闸北、南市等处的工人纠察队进攻，工人立即奋起反击。但是，早已受命的挂着国民革命军牌子的原北洋军阀周凤歧部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借口，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打死100多人，伤者无数。



随之，杀机四起，反动军警连日来在市区大搜捕，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发生的三天中，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300 多人被害，1000 多人被捕，5000 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

黄埔江在悲伤，在哭泣，

整个大上海在流血，流泪！

全国的杀气在蔓延，腥风在扩散……

蒋介石过去一直把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称之为亲密的盟友和同志，如今当成了仇敌，肆意屠杀，而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视为亲善的同盟者。这位自诩为孙中山的学生和继承人的蒋介石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肆意践踏。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门户，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的叛变，全国沸腾了。有的人大声疾呼：“打倒蒋介石！”有的人则拍手叫好：“他为我们报了仇，解了恨！”有的人口里不说，心里却在说：“这个贼大胆，他倒走到我前头去了，我不敢做的事，他倒首开杀戒，厉害！厉害！”

这时在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争执不休，是叫北伐军去配合陕西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呢？还是顺长江而下去讨伐蒋介石？犹豫不定。

在上海，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等旗帜最鲜明，主张东进讨蒋，如果“再不先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将归之右派，这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此间，共产国际也发来指示信，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参加国民党领导机关，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军队，立即动员两万共产党员，五万革命工农。



然而，苏联顾问鲍罗廷先生和中共最高决策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反其道而行之。也许鲍先生是外国同胞，站在局外，不在自己身上割肉就不知道痛。令人费解的是这位陈独秀先生，大概是书生气十足，他没有看清楚，站在他对面的是狼，而不是他以前在学校里教书时、面前是温文尔雅，毕恭毕敬的学生。他们说要解散工农武装，收缴共产党和工农的武装，就乖乖地听任应允，仿佛不知道刀可以杀人，好像丢了一支粉笔那样轻巧。

这时，还有一个人深有城府，他还躲在深沉的幕内，他就是那位想做而没有做的人——汪精卫。严格说来他跟蒋介石是一丘之貉。目前他挂着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牌子，蒋介石另立门户，要夺他的位置，这还了得，这等于挖他的祖坟，万万不能。一山不能藏二虎。于是他心里打起了“小九九”，借助共产党和全国工农大众的力量来打击蒋介石岂不快哉！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主持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开会，发布了斥责蒋介石的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他。

按说汪精卫长得一表人才，有一副聪明的脑袋，但是跟蒋介石比起来，汪某还只够去蒋介石面前讨酒喝，他远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这时有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叫冯玉祥，对蒋汪二人肚子里装的什么货色他很清楚，由他出面撮合，蒋汪握手言和。

汪精卫赶快从幕内走了出来。撕去了一切遮羞布，彻头彻尾地露出他狰狞的面目。7月15日，明目张胆地宣布反共。20日发表“分共”宣言，并提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反动口号“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国民党右派变本加厉地屠杀革命党人和工农大众。



陈独秀的仁慈、忍耐、退让、妥协都不能感化早已张开血盆大口，垂涎欲滴的“狼外婆”。全国大小军阀地主豪绅反动右派，一个个拿起了屠刀，过去一切同志、朋友、至亲，统统地变成了敌人；过去一切敌人都变成亲朋难友，知心知交。他们实行“分共”“清党”，挥动着屠刀向着共产党人，革命左派，仁人志士和工农大众砍去。

“四一二”事变后，广东被杀 2000 多人；湖南长沙，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收缴工农武装，捕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100 多人；江西军阀朱培德，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查封各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奉系的张作霖等等，一个个都手中急得发痒，有蒋汪这么两个带头羊大开杀戒，真是左右开弓，上下诛连，以杀人为后快，越杀眼越红。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可计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著名的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等惨遭杀害。至此，大江南北，中华大地，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如狼似虎，为虎作伥，横行无忌，到处在流血，到处在流泪，腥风血雨，乌云滚滚。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这样宣告失败了。中华民族已处于最悲惨、最黑暗的时期……

2. 子夜枪声

“吃一堑，长一智”，这是普通老百姓都懂得的道理，但真正认识它，并非那么容易。大革命的惨痛失败，鲜血与生命的巨大而沉重的代价，才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地



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北伐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参加这次起义的主要部队有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以及朱德驻南昌的军官教育团等。

7月30日夜，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夜晚，天空繁星密布，星火闪烁，整个南昌城掩盖在一层淡淡的夜幕之中，条条街道，座座建筑仍然依稀可辨。夜已经慢慢地静了下来，临战前异样的平静，给这古老的豫章城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江西大旅社的灯火通明透亮。这里是起义指挥最灵敏的中枢神经，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所在地——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起义总指挥部。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每一根神经末梢。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正在紧张地工作着，灯光下映出了他那坚定、果敢而又充满着兴奋的面容。给人以勇气，以力量，还给人一种胜利在握的必胜信心。他在认真听取参谋人员关于起义军战斗准备情况的报告，随后又和其他领导一起站在标有敌我双方力量布防的情况示意图前，交谈着，分析着即将发生的战斗态势，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准备必要的应急措施。

指挥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在极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工作着。政治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快速地印刷起义宣言和起义宣传大纲。精明干练的粟裕率警卫战士在前后门架起机枪，担负着保卫起义指挥部安全的任务。起义各部负责人已根据军事会议的部署分赴各主要战斗地点指挥。

这时，大士院32号，国民党南昌市长李尚庸的客厅里，灯红酒绿。原来，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在这里“宴请”。前来赴



宴的是城内第三军第二十三、二十四团团长和一个副团长。宴席间，朱德频频举杯，猜拳行令，让三位军官开怀痛饮，一个个喝得腰圆肚胀，头昏目眩。为防止他们溜走，又安排打麻将，把他们拖住。朱德暗嘱警卫人员严密监视，阻止一切来访人员，凡是来找他们的都说他们已经离去。他们的随身警卫也被朱德用金钱打发走了，要他们各自回去，明早再来接人。

席间，一个滇军军官进来报告，风传有解除滇军武装的消息，三位军官大吃一惊。朱德，这位饱经事故、阅历资深持重的将军大大咧咧一笑，轻松应付了过去，说：“在这乱世年月，什么谣言都有，我们还是继续打牌。”

“铃铃铃！”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响了。周恩来立即拿起电话，原来是起义总指挥贺龙打来的，他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意外事件：第二十军正在街上执勤的士兵，发现他们部队一个姓赵的副营长从驻地出来，鬼头鬼脑地钻进了朱培德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去投敌告密。

周恩来放下电话，和其他领导人，对这突然发生的情况紧张地进行着研究，决定将南昌起义的时间由原来定的凌晨4点提前到凌晨2点。

“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时，时间分分秒秒都显得尤为金贵，分分秒秒都牵动着起义军全体将士的每根神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谁赢得了时间谁就赢得了胜利。起义的时间，这已是第四次更改。第一次是7月23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到达九江后，趁着他的（当时贺龙还不是中共党员）对起义的“极表赞成”，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对起事宜进行研究后，将起义时间定在当月28日，并经请示中央批准。第二次更改是因起义准备工作来不及，推迟到30日。但就在这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张国焘，在九江连发两次急电，起义